



渴望蝉唱

江学泰

每到夏天的日子,总要回到乡下去住一段时间,乡下总是比城里凉爽,也比城里显得恬静。家乡的村前是一条小河,河水比不了往日那么的丰盈,却也清清亮亮、淙淙潺潺终日欢乐地流淌着。家乡的村后便是一条南北走向迤迤的山岭,山岭上尽是茂密而葱郁的山林,山林在阵阵山风中翻滚着波涛。看到家乡山清水秀的风光,自然就有了一种快乐涌上我的心头。高兴了,我就总想钻进村前的那片竹林里,扶摇直入云天的竹竿,竹竿一晃,天空就被搅乱了,此时我就停下手来,望着天空一朵朵白云在漂浮着。这时我的一颗心也有点乱。我再次扶着竹竿,睁大双眼,仰望着竹竿最上端竹枝稠密的地方,想看见有什么鸟儿或者是蝉儿能飞出来,然而,好长时间却什么也没有看到,于是就心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失望,有了一

种失落的感觉。我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《蝉》,说蝉的翅膀很优美,薄如轻纱,蝉的歌唱也很动听。那时就喜欢和蝉交朋友,听蝉在树枝上不停地唱歌。每当在夏天炎热的日子里,看到村前村后有蝉在飞,听到有蝉在唱,似乎觉得自己的夏天就充满了新奇和乐趣。于是我每天中午,便约几个小伙伴,光着膀子钻竹林,摇竹竿,或是在大树下找蝉蜕或捕捉吱吱鸣叫的蝉儿。后来我长大了,仍然常到竹林或村前的大核桃树下去找蝉蜕,去追逐蝉的歌唱。在我的夏天的日子里仍有很多关于我和伙伴们找蝉、听蝉唱歌的故事。这些生动的故事让我的生活富有无限的乐趣。不知怎的,后来的日子过得非常快,在我们不经意欢乐和忧伤的时候,就悄悄地走过了一年又一年。现在我的年岁不小了,但我

对童年时的生活特别怀念,于是在回想往日的生活时,我就特别渴望能听到蝉的歌唱。多少年过去了,在炎热的夏天我回到乡下时,就希望能听到有蝉在叫,在唱歌,但不知道为什么终没有再次见到蝉的飞翔,没有听到蝉的歌唱,这样我常自言自语心下问自己,到底怎么了,怎就不见蝉了呢?有时我和别人讨论这个问题时,也终得不出准确的答案,其结果就是一阵惆怅和无奈的叹息。渴望蝉唱,就是渴望一种自然和谐的生活。渴望蝉唱,就像今天的人们想见到麻雀和喜鹊一样。今天的社会虽然发展得非常快,人们也在大声疾呼着要保护自然环境,让人类的“朋友”能在自然环境中永远生存和发展着,但不知道为什么,现在在自然环境中的一些人类“朋友”,却在一天天地消失,甚至已到了

种类灭绝的程度。每当我细细地想到这些时,心底又自然涌出一种可怕和悲哀的感觉。我常在想,渴望蝉唱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心思,应该也是很多很多人的一种率真的渴望。但愿在今后山清水秀、天空蔚蓝的日子里,鸟儿能展翅高飞,蝉儿能高声歌唱。渴望蝉唱,就是渴望一种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生活。渴望蝉唱,就是渴望世界的美好。



老歌 (外一首)

梁生宜

勾托抹托
故乡成为一曲弹不尽意无穷的秦琴

是的,一切都相安无事
有人在暗里把生命叠了又叠
有人还在树下翘首

余音袅袅
如故乡的响水河
不经意间淌过游子的身体
从他们的心底、耳朵和
深夜的呢喃中
缓缓流出

吼一嗓子秦腔
回声传向四面八方
连同欲坠未坠的一滴眼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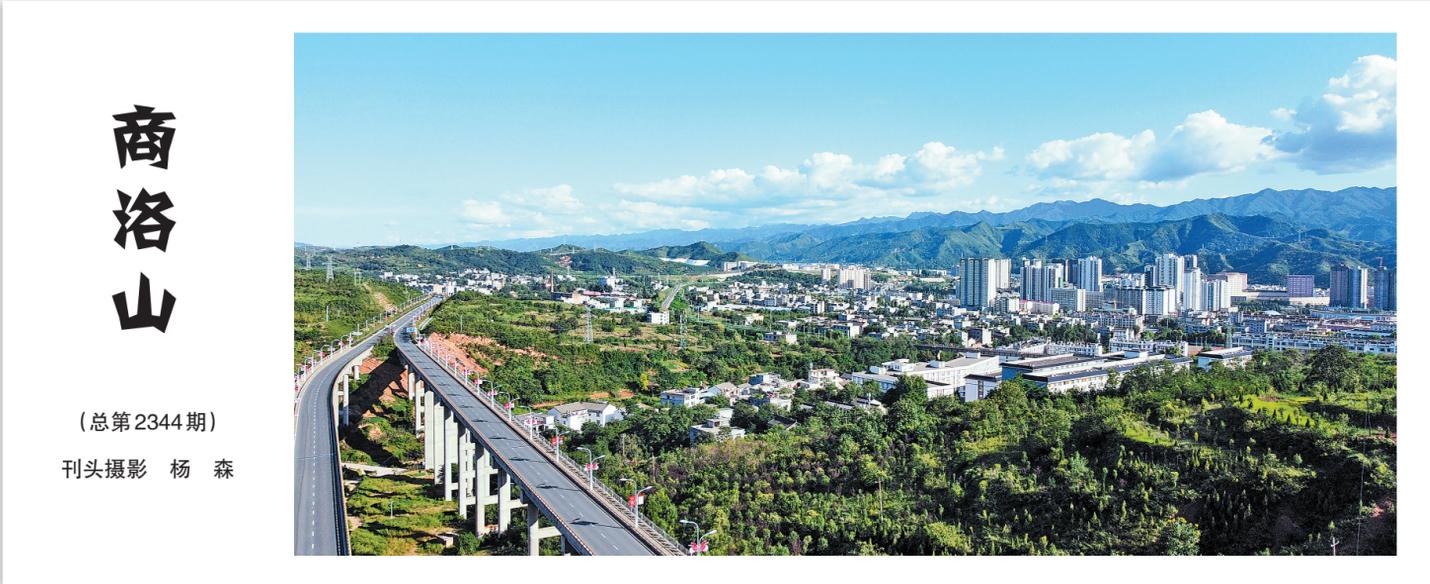
黄昏的脚步

如河水流淌过窗户,屋顶
还有踟蹰不定的白鸽
羽毛一样轻盈

黄昏的纱兜头盖住远山和白塔
人间有了朦胧的美感
生活开始倒流
复原出生时的模样

静静等待日落
星星从地上一颗颗升起
又一颗颗坠落到香甜的梦里

一步约等于一瞬
一瞬约等于长河中的一片落叶
落下即飘走



商洛山

(总第2344期)
刊头摄影 杨森

你的周末咋样过

樊立怀

抖音上有个街头采访视频,问,你愿意和谁度过这个周末,答案A是你的老婆。还未等问者说后面的答案,被采访的中年男人便表情夸张着急切地回答,B、B、B。笑笑而已,但周末还真的是生活中的一个个小确幸。周末怎么过,老鱼会说,起码得去看看父母,吃顿饭、聊聊天。多年前,朋友们不知道老鱼的这个习惯,约他都被委婉地拒绝。后来,还是小樊总结出来:老鱼每周六都会陪父母一起吃中午饭。这样的习惯让人心生敬佩。小樊在这伙朋友中年轻,爱总结,一次喝酒聊天,不知受到什么话刺激,竟然在他比他大几十岁的朋友面前总结道:我认为,有三种人不可交,一是把钱看得过重的人;二是喝

酒不扛的人;三是对父母不孝的人。没想到,几个月后,老鱼写了一组文章发表在《美文》杂志上,我总结的“交友三不”就引用在里面。前段时间休假,对星期几就模糊起来,那天上午在街上遇见老鱼陪着父母,我向二位老人介绍了我是老鱼的学生后,说今天是星期六吧,鱼老师是我们的榜样,每个周末都会陪你们。大家都笑了,老鱼笑得像个孩子,老人的眼里满是幸福。老鱼用一个个星期六表达着对父母的关爱。周末怎么过,老李会说,走丹江嘛。在那两三年里,周末想见老李很难,约过几次,就上不也就约了。遇到聚会,朋友们和他聊走丹江的事,他的精神头一下就上来了,说的人有性格,说的事有细节,说的丹

江水有情感。当一部充满活力和生命的丹江传记《走过丹江》出版的时候,震撼的不仅仅是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。从商州的丹江源头到南水北调中线渠首,他行程2000多公里,走访了三四百个村庄500多人,使零碎的周末时间发挥出了巨大的能量。周末怎么过,母亲会说,看看熟人、走走亲戚。记得最后一次见大舅就是周末,母亲让我陪着她去给大舅家送些米面,当时,大舅缠着留我们吃饭,但我因工作上的事坐了会儿就急着离开了。那次见面后不久,大舅就突发疾病离开了我们,真是应了那句“我们不慌不忙以为来日方长,我们等待花开却忘了世事无常”。母亲给我们照看孩子,到我们周末不上班的时候,她才有时间。她和我说得最多的话

就是亲戚的事、村里人的事。谁家红白喜事她要回去,谁生病住院了她要去看看,遇到周末节假日,就喜欢让我陪着。三年的疫情及经历的一些事使我渐渐明白过来,母亲是在用一点点的闲暇时间,让我也与亲戚及村里人多见见,不生疏。母亲说,有的人见一次少一次,说不定哪天就见不上了,能早见就早见,能多见就多见。人一辈子也就过几十个周末,身边朋友大多四十来岁,按理想状态渐老,还能过2000多个周末,是陪家人,是回老家,是亲朋相聚,抑或坚持用半天时间读书写作、半天时间锻炼身体。一路坚持下来,就积淀成丰厚的财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周末,过得看似相同,又不尽相同,让我们温暖每个周末,静享美好时光。

越来越好

贾建霞

2009年,刚搬来小区的时候,院内一栋有十年楼龄的楼旁边,有一大块闲地,没有硬化,是一片坑洼不平的大场子,足盖一座家属楼那么大。这在县城是好地段,虽不临街,但离大街很近,出入口又大,车站、学校、中心广场都在附近。每下一场雨,地面干得人都忘记了雨曾经来过,而它却黑漆漆、黑黢黢的,因为三边都是四五层楼房,阳光不充足,通风也不好,所以长久保持着阴湿度。这样的地方,即使在路边,人都会绕道而过,切莫说它并不挡道,便很少有人进去了。只是在夜晚,发现有货车或时风车之类停留于此,自由出入,无人阻挡和过问。那时候,我家养了一条狗,叫欢欢,偶尔在遛它的时候,进了院子,低着头闷声不响地左转,进入那块闲地——偏离既定的回家之路,像和人做对似的,知道你不肯进去,它偏要进去,看着这块神秘又好奇的地方。我常常着急,没有耐性任它贪玩,便一边呵斥一边喊叫,叫它赶紧出来。它偏不出来,像有玩伴一样,抑或有好玩的东西似的,兜兜转转,这里嗅嗅、那里闻闻,摆出一副不打算回家的架势。我生气,不得不踏入此地,脚下便留心,怕一不小心“踩雷”,或被石头瓦块咯了鞋或崴了脚脖子。此后,我更加厌恶那个地方,私下里还抱怨不该这样闲着,盖座房子多好呀。

逐渐地,院子里的私家车多了起来,那块空地被日益填充,只是这停车也要有运气,弄不好就会有玻璃磕破轮胎,好在一般人常识,停车之前先去查看,没有可疑物后安心停放。就这样一天两天地,闲地也被车和车碾压瓷实,人车所到之处,干净得一目了然。这块闲置之地,终于派上了用场。2016年,我因腿伤休半个月假回来,走进院子,视角一下子大了起来,定睛一看,进院子的路与那块闲地一起被硬化了,一群人正在画停车位呢,心情就像刚刚被美化了的家园一般,亮堂又美观。2021年,对面家属楼搞老旧小区改造,从夏到冬,约莫半年,一群人,不是在楼顶搞“二毡三油”,就是在墙体喷墙面漆,要么在更换柴房门窗,要么在停车场搞绿化,反正是想尽办法,让这座有些年龄的楼房披上时代的外衣。作为邻居的我们只觉日复一日地吵闹,有切割机的声音,有机器和车子的喧闹声,也有通信、电力、天然气公司人的交谈声。不知啥时候改造完工,小区又恢复了当初的安静。待我们发现时,对面的楼房焕然一新,设置了统一的空调架,更换了窗户,埋设了天然气管道,尤其那个停车场,铺设了可植绿草的砖,安装了电闸门,最里面一角,种植了绿草,灰头土面的地方变得新颖又时尚。我们看在眼里,只有羡慕和高兴的份儿。周围环境好了,我们是间接受惠者。

近些天,我又开始了傍晚跳舞的节奏。喜欢那个舞群,是多年培养而成的和自己有关的群体,这群熟悉的舞友,年龄相仿,彼此相知,满足了我要表达和融入的愿望。人的心理是需要被认可和接纳的,否则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人,人还常常孤独,有人会因为孤独而抑郁或自杀。每晚和舞友说说笑笑走到路口,心里的喜悦与畅快还没消散,便进了院子,发现那个停车场最远端亮着两盏灯,那低矮又古意的灯与温馨柔和的光一下子把不曾关注的那一端点亮,它照应着我回家的心情,照亮我回家的路。那远远的灯光,映射着家人般的关切和温暖,将暮春之情弥漫在幽静的夜里。

如歌中所唱:“假期多了收入高了,工作越来越好;商品精了价格活了,心情越来越好;天更蓝了水更绿了,环境越来越好……”越来越好,家园越来越好,我们受惠其中;生活越来越好,我们日日见证;社会越来越好,出行便捷,沟通方便……这越来越好的同时,也要珍惜所拥有的一切。每个人都是一滴水,只有融入大海,才不枯竭,也才能拥有抵达远方的希望和可能!只有融入社会,为社会服务,才能成为越来越好的参与者和实践者。



老屋

杨维娜

老屋并不老,只有32年的光景。因为长久无人居住,屋内好儿处开始漏雨,地上霉迹斑斑。外墙壁上也有了裂痕,几根屋椽也因虫蛀,不堪重负。屋后,一些瓦片碎落一地。父亲知道后,坐立不安。我说:“已经那么破旧了,也不怎么住,就不修了。”可父亲什么话都听不进去,不顾有伤在身,非要和母亲回去找人进行修缮,他自语道:“老屋不能丢,不能丢啊!”父亲回去后给我发了一张老屋的照片,白墙黑瓦,在青山的映衬下愈发醒目。大门上贴的对联已褪了色,门框上有几处漆也已脱落,沧桑中又多了几分古朴。这多像陶潜笔下的世外桃源——“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,有良田美池桑竹之

属。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。”远离尘嚣,自有一份沉稳与自在。看着熟悉的一切,我为自己之前的冷漠而羞愧。这是从小生长的地方啊,怎能轻易割舍和遗忘。虽然好几年没有回去,但老屋的一切在记忆中却愈发清晰,以致每次做梦的场景都在老屋。这里,承载着太多美好记忆。麦收时节,在麦草垛上嬉闹。夏季的中午,和小伙伴一起去山上摘野果,捉知了。秋收时,尽情品尝各种瓜果。下雪时,堆雪人,快活地在地上打滚。屋前的小山坡,曾是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秘密基地,每天放学归来,我们迅速分成两支队伍,拿着自制的“武器”,冲向山顶,仿佛自己真成了指挥千军万

马的将军。有时玩捉迷藏,直到天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这些快乐,在时光的打磨下熠熠生辉。如今那条上山的小路已不见了踪影,坡上草木葱茏,诉说着时光的流逝。一些慈祥的面孔,也永远停留在了记忆中。我们曾无数次厌倦老屋的闭塞、贫穷,总想着逃离。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背井离乡,态度坚决。留守在村里的,只剩下老年人。七八十岁的老人,依旧坚持着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的生活。后辈们频频劝他们不用种地,顾好身体就行,可他们总是很固执,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。寒来暑往,春秋秋收,田地里成熟的稻穗似乎在诉说着老人们内心的喜悦和自豪。在他们的坚守下,这个山坳深处的小村落,

依旧有炊烟升起,依旧有鸡鸣犬吠。如今的小村落,很多地方换了新貌。新修的水泥路一直通到家门口,路两边安装了护栏和路灯,村头新设了分类垃圾箱。一到节假日,很多人带着孩子回老家,度过一个短暂而美好的假期。曾经的粗茶淡饭,也变得格外香甜。离开时,更是把行李塞得满满的,鸡蛋、竹笋、香椿、香菇……土特产太多了,好像怎么也塞不下。老屋和村落,那个我们无数次想逃离的地方,现在却成了心里最怀念的地方。好多人在城里安了家的人,也准备翻盖老家的房子,他们说:“落叶归根,老屋是不能丢下的,人老了总是要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啊!”这静默的村庄,忽然又喧闹起来了。